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
16

16



文庫11
D /
16

010190547685



楊忠愍公集卷四

自著年譜 李卓吾先生定本

予家原口外小興州人國初以州常被倭患詔徙居民入內地遠祖之在小興州者不可考祖楊百源徙保定府容城縣人樂安里籍居城東北河照邨世業耕讀百源生述正述正生進進生俊俊生青青生富富生子三人長繼昌卽予同母兄次繼美予庶兄父妾陳氏所出其三卽不肖也母氏曹生不肖於正德十一年丙子歲五月十七日辰時父喜而謂曰卜者相者以予有陰德當生異子今觀此孩身首股三停必不凡也丁丑年二歲戊寅年三歲己卯年四歲俱在母乳抱狀愈奇異頭甚長且圓大人皆以爲壽星頭

庚辰年五歲父命各居將產分爲三父及庶母庶兄取其



二母及兄與予得其一

辛巳年六歲兄與母又各居將產分爲二兄取其一母及予及姊得其一耕種之苦負戴之勞母及姊俱身任之時予亦嘗負一小束禾隨母姊同行見者爲之歎息流涕嘉靖改元壬午年七歲母得咳嗽勞疾親戚勸兄與母同居至七月六日母捐館予惟知哭泣哀號日則諸姊引攜夜則隨兄同寢其狼狽孤苦良爲至極

癸未年八歲夏卽善牧牛或宿於場園或宿於瓜鋪偶至里塾見諸生指容之美吟誦之聲心甚愛之歸而告於兄欲從讀書兄曰若年幼焉用此予曰年幼能牧牛乃不能讀書邪又告於父始得從沈師諱琇者學受書四五過卽成誦從學四五日卽能對句時有年長而來學者師出對云老學生眾不能對問及予卽應聲云小進士師喜云此

兒將來必進士矣

甲申年九歲四月退學供牧牛事七月間兄以牧牛失期見責云家事在吾二人汝奈何不謹慎卽分居汝當餓死矣蓋亦戲而恐之也予日分亦何妨兄乃分屋一間米豆各數斗驢一頭予早起自作飯食畢則將米豆上各畫字記之將門封鎖乘驢出牧午間回亦如之鄉人俱爲流涕兄亦佯爲不理至四五日後乃喜而語人曰我戲而勒之分居卽能料理家事如此於是又合居冬十月農事畢又從塾師肄業

乙酉年十歲春秋從塾師學夏則牧牛父每退食及客至必命對一日客至無酒沽於館父出對云無酒是竊主予卽對曰有兒爲名臣客歎賞不置父由此鍾愛之而庶母亦漸加愛矣

丙戌年十一歲春沈師歸家乃從族伯翔讀是夏父恐誤學乃脫牧牛事至七月父以鄉間見聞不廣遂囑兄送邑庠生王姓諱允亨讀方少有進九月父得反胃病召至家日夜問安侍養十一月八日父捐館時柩在堂本縣拘兄作收糧大戶兄不得往予遂代役其收納記算亦西點查俱不錯誤

丁亥年十二歲春夏務農事至秋乃就表兄王監生家寄食從劉先生簡齋學

戊子年十三歲春劉師辭歸乃從邸先生諱宸號南臺

後登甲辰進士復姓趙任南道御史一日師出同學作布陳相戰之戲師偶來

眾皆藏匿師呼跪出對云藏形匿影對成者先起予隨云顯姓揚名師云此絕對也自此相愛之甚始教以作文法冬十月師館於別鄉予遂歸乃從鄉耆陳師學讀經書

己丑年十四歲夏陳師病故予又從農事冬初從陰師學師諱從光號臨池縣庠生與其子陰標號豫菴

後登辛同進士

筆硯發憤力學初若漸進庚寅辛卯壬辰年十五十六十七歲均從陰師學師以家事牽纏而講解之功日疏同游者又皆富室子弟日惟嬉戲紛擾學業無甚進兄促予別學予以無故不忍辭壬辰年庶兄故

癸巳年十八歲春府考候送察院不中歸甚慚憤乃將四書自讀看一過又別治禮記經亦麤讀看一過五月府考遂取中六月送察院考獲充縣學生員提學公江甯王石岡題目四書使驕且吝二句禮記汙尊而抔飲二句論天地變化草木蕃同案者十五人予考一等第四歸仍從陰師學十月初乃與同庠王諱世雄號奕山其力親爨讀書

於社學所居房三間前後無門又乏炭柴匠席嘗起臥冰霜而寒苦極矣時同會者胡默齋九齡侯中城忠愛許龍川澄陰南峯邦彥并豫菴奕山也

甲午年十九歲春夏仍同奕山兄讀書社學秋本縣貢士李諱學詩號古城歸自太學設教甯國寺李乃端介有道之士教人不論貧富惟因材加厚予遂從學復治書經師一見便奇之出然非與題命爲文蓋寓相傳之意也予文甚爲所稱許自是日日講究不懈冬十月娶胡邨張公諱杲次女爲妻先是鄉人見予學頗進富室多許妻以女子曰富室之幼女豈可處於兄嫂之間耶張予兄之叔丈也家以耕織爲業行誼爲鄉里所重又聞其女長而甚賢與嫂旣爲姊妹其爲妯娌必和遂娶之娶之後而妻之困苦殆不可言時予居僧人佛永房子無僮僕僧無徒眾僧常

念經於外予自操井竈之勞杵棹五根剖開可以熟飯冬自汲水手與筒凍住至房口呵化開始作飯夜嘗缺油每讀書月下夜無衾腿肚常凍轉起而遶室疾走使令微煖其苦蓋難言萬一矣

乙未年二十歲師教旣勤予資性頗高而用力又銳一年之間學業遂成師亦大肆力於學問嘗私語予曰我與汝今日爲師徒後日可爲同年矣乃於城外築書舍方期來年謝諸生與予同務舉子業焉

丙申年二十一歲新春師得癱瘓病予日侍湯藥百里之外請醫旣無腳力且少盤費惟徒步忍餓潛行而已然師平日酒量甚大飲多痰盛竟不能起噫予之心喪至今耿耿豈特三年哉是夏與庠友李鶴峯九皋及奕山會文於甯國寺上房條約甚密且相摩爲善情愛綢繆若兄弟然

至五月閒陰雲樵養晦等會文於五方村關王廟予三人步行往赴會焉此會亦甚嚴密甚有進境七月閒提學湖廣朱公兩崖取歲考予遂以優等補廩是秋文會蔽陰雲樵會長博學能文且性甚剛介予慕其與己同也乃遂自運薪米往會於渠鄉卽寄食於家日夜共肄業於野圃甚有裨益而學大進焉

丁酉年二十二歲春二月提學上元謝公與槐考取科舉內二題偶記不真方憂其被責及發落則居第二其稱許獎賞反倍於第一者批語甚長內有學力才識過人其就未可量之句郡縣自是有名秋試落第兄命在家教二姪戊戌年二十三歲引二姪復居縣寺佛永僧房夏天行瘟疫主僧病倒同舍生卽亡去兄遣人促予及二姪歸予曰如予去則此僧死在旦夕善遣家人回兄又遣人促曰如

相染毋家歸也予曰平日相與有病去之心甯忍乎如子相染同死於此亦可也於是止取二姪歸予爲之親供飲食遍求醫藥夜則同寢二十日而僧愈時兄亦染病矣信到予卽歸不解衣而事者月餘兄愈妻又病無一人近予自調養之數日而愈是年傳染甚多予親事三人而卒不染人皆以爲有神佑云

己亥年二十四歲時二姪常思歸家且供給不便予乃築草團瓢於西園肄業其中

庚子年二十五歲春提學甯夏黃公南渠考科舉予居第三時兄與本郵富民訟於府兄屈賄不勝困於獄予曰兄負屈如此尚焉應試爲哉時各上司因築城之役俱駐於沙河予卽往訴撫按俱以事小拒予曰詞訟只當論屈之大小事之大小豈可拘也訟遂得白畢卽赴試中式第二

十一名主考童內方李方泉房考莆田林瘦泉諱成立解
元劉一麟也冬十二月長子生

辛丑年二十六歲會試落第歸仍肄業團瓢秋同年孫聯
泉諸兄書約入監人有告兄者日坐監歷事可三年而畢
須費二百金兄曰若此則負累吾矣吾有子而多將來何
以度日因議析居予亦懼其累兄不得已各居焉是冬入
北監

壬寅年二十七歲在監春季考第一五月該撥部歷事因
先有聯泉之約不可背乃給引回家九月長女生冬徙居
於縣

癸卯年二十八歲春復居鄉一日子置酒邀兄之外父及
諸親數人會飲至半酣閒予起而言曰初兄與予析居恐
予坐監費多敗壞家事目今予坐監歸而農事所得更豐

今欲與兄復同居何如諸親俱踴躍稱贊以爲田氏復生
也兄亦喜而允之此意之舉雖妻亦不知也秋得會試盤
費銀三十兩與兄納爲散官

甲辰年二十九歲落第復入監祭酒徐少湖公也課予以
文曰真奇才也但少欠指引耳予遂備束脩受業

乙巳年三十歲二月十九日次子生是年尚在京從少湖
師學

丙午年三十一歲二月長子殤是年尚從少湖師學

丁未年三十二歲會試中三十八名主考孫毅齋張龍湖
房考都給事中莆田鄭于野公也殿試中二甲第十一名
未開榜先鄭于野兩次差人報予中第一甲蓋大學士夏
公以予策多傷時語不敢進呈巨觀工部政六月選南京
吏部驗封司主事七月歸家九月買妾劉氏閏九月赴任

十月到任考功司郎中鄭公淡泉諱曉時稱冰鑑一見而奇之退謂諸僚曰此人心志氣節事業將來未可言也遂甚相愛日告以居官守身之道與夫古今典故

戊申年三十三歲本司郎中史沱邨陞予乃署司印此司專管吏事弊端甚多予立爲章程投到則嚴其登籍先後則示以定序點查則革其頂替考選則防其代筆取撥則革其鬪弊凡已往弊端俱爲之一洗吏無不服堂上及諸僚俱稱賞焉是年專肆力於詩文之學

己酉年三十四歲二月妾劉氏死三月二日午時三子生是時關西韓公苑洛諱邦奇爲南京兵部尚書此翁善律呂皇極河洛天文地理兵陣之學而呂律爲精予師之先攻律呂之學三月而得其數乃告於師曰樂學非他學比不可徒事口說必自善制器自善作樂播之聲音各相和

諧然後爲是遂自置斧鋸刀鑽購桐竹易絲漆先自製管管和矣製琴琴和矣製瑟瑟和矣製簫笙塤箎之類無不各和矣又合諸樂總奏之如出一律無不和焉師甚喜曰我學五十年止得其數今賴子製其器和其音當代之學舍子其誰歟一日師謂予曰吾欲汝製十二律之管每管各備五音七聲各成一調何如予有難色師曰固知此是難事古之伶倫無所因而作樂況今有度數可考乎予退而欲製漫無可據苦心思索廢寢食者三日忽夜夢大舜坐於堂上予拜之案上設金鐘一舜命予曰此黃鐘也子可擊之取榘擊之三醒而恍若有悟呼妻然燈取竹與鋸鑽至明而成管六至巳而十二管成呈於師師喜曰子刻志樂之日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乎由是南都有知樂之名

庚戌年三十五歲春韓師致政歸謂予日子之樂已八九子之才不止於樂可旁通濟世之學至於樂俟子退閒時一整頓足矣予遂大肆力於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而各知其蘊時本部考功郎中何子吉陽殷子白野張子龍山余子九厓楊子朋石涂子任齋劉子蘇涯約爲五日之會相與講論終日子一一力行之吉陽謂人曰椒山之果誠可語進道矣故予生死利害義利之關見之甚明皆講學之力也秋倭犯京師南都擬勤王三日無肯行者諸公謂予曰兄能爲國一行乎予曰弟雖不才然君父之難何敢辭也既而倭退議亦罷十月考滿本部考語云器深而志遠學懋而守嚴儒行占其夙成壯猷可以大受末句蓋謂予蘊知兵欲吏部用以治兵事也自南之北由山東路乃特趨曲阜謁孔顏廟又枉道登泰山至極頂因題

絕句云志欲小天下特來登泰山仰觀絕頂上猶見白雲還末序云予讀孟子書以爲天下惟泰山爲高也今陟其頂而觀之則知所謂高者特高於地而山之上其高固無窮也予於是而悟學之無止法矣

辛亥年三十六歲正月爲次男聘李鶴峯兄第五女先是媒舉與顯宦爲親子日彼富我貧門戶不相對素不甚相孚不敢許鶴峯者幼年同牕且剛直慷慨心志與己同遂結親焉二月買妾槐氏遂赴京考滿投文日卽陞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子雖不才然素妄以天下事爲己任況此時倭患最急又官居兵部志欲身親兵事掃除醜虜豈意一入兵部之後見其上下所行俱支吾常套不得著實幹事時有開馬市之議予曰馬市一開天下事尚可爲哉卽欲疏陳其不可然方議遣子行乃草開市稟候命下卽上大

意云馬市決不可開然既已遣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
謹條陳開市五事一欲俺答愛子入質二欲盡還擄去人
口三欲別部落入寇俱在俺答承管四欲平其馬價分爲
三等五欲整兵以備戰守並用適一同僚見之乃報本部
尚書趙守朴公諱錦知之守朴曰若此疏上則馬市決不
得開乃別遣張主事才行予遂上阻馬市之疏皇上連三
閱卽敕曰繼盛之言是也下閣臣擬票旨語甚溫而咸甯
侯仇鸞有揭帖進上乃下八臣會議八臣者大學士嚴嵩
李本禮部尚書徐師階兵部尚書趙錦侍郎張時徹聶豹
成國公朱希忠并仇鸞也此時鸞之寵勢甚盛而諸老亦
無有實心幹天下事者皆欲苟安目前其以爲馬市必可
開雖徐公亦中懼之不敢或異會議本上遂下予錦衣獄
撈一撈敲一百敲夾一夾後命下降予陝西臨洮府狄道

縣典史未到狄道時其上司僚友俱以予爲剛介性氣之
士各懷疑畏然予處上司僚友一如吏初選者數日後各
喜曰初以先生難處不意今乃平易守禮可親可愛如此
予曰素位而行君子之常居官如戲場時上時下吾惟守
分而已先是謫官多靜坐不理縣事縣尹平定州李魚泉
亦相愛不忍以瑣事相干予請曰豈有日食祿而不事事
者邪凡有可代勞者望不吝差委於是始付以事予盡心
爲之俱有條理而各上司因之亦以難事相委居月餘府
縣學生員從學者五十人日相講論甚有趣味將門生贊
禮并俸資所餘買東山超然臺此臺相傳以爲老子飛昇
之所蓋過函關西來所傳或不謬云乃於上蓋書院一區
前三間爲揖見之所中五間爲講堂又後高處蓋殿三間
爲道統祠上九位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前側

左爲周公右爲孔子兩壁側則顏曾思孟漢董仲舒隋王通唐韓愈宋周程張朱元許衡劉靜修明薛文清也狄道多西番回子俱習番經不讀儒書聘教讀二人於圓通寺設館募番漢童生讀書者百餘人至三月後各生俱知指讓敬長上出入循禮其資質可進者三十餘人各父兄亦因而知道理棄番教舉忻忻然相謂曰楊公來何遲也又此處先是山木去城近柴甚賤邇來則去城幾二百里柴漸貴而民病之城西七十里有煤山一區屢爲生番所阻官府不能制蓋番民利於賣木煤開則失利生番素服予者予往卽開百姓便焉城西一帶俱園圃種蔬菜先年借洩水灌溉甚有大利歲久淤塞園圃漸廢募各園戶疏通之而水利之盛倍於昔時狄道應徵糧草舊無官冊惟書手有簿相傳作弊甚大富者買減而貧者反增富者納輕

而貧者反重予乃拘集書手在於一所先算各戶之總數次算一縣之總數比原額反多三十石蓋往時之飛詭俱查出是以多也將應徵輕重分爲三等而各戶之輕重均平無規避於其閒者民間之地有糧重者白以與人亦不敢受予白之於府將前所餘糧用輕價買地二千畝地價不足則賣予所乘之馬及所得俸錢并妻首飾也諸生分種一千畝有井田之餘意其一千畝則佃種於人將所收子粒則擇諸生中之老成者四人收掌諸生之冠婚喪祭則量貧富補助餘則候年荒各生分用故此一事百姓之糧草旣均而諸生養生之需亦足矣俗好禮佛近僧雖士夫不免予一禁之舊習遂革初時有稱不便者後來始知惡僧而崇正矣邊方愚民惟以織褐爲生上司差來承差書吏或減價和買或以雜物易換雖撫按守巡亦多若此

然一褐之不得其價則一家之不得其養故有號泣於道者有求死於河者予遂出告示禁約公差人員買褐蓋陰寓各上司之發價府縣買褐也無何巡按差人買褐予乃拘其差人收其牌票欲爲申請而府掌印官相講乃已此聲一聞再無一上司來買褐百姓所得之利視昔年加倍故此一舉亦知非明哲之爲蓋欲爲百姓興利除害雖叢怨冒罪亦有所不暇顧云邊方之民久被殘虐易於感化予在任則謳歌滿道去任則哭泣而送於百里之外者千餘人孔子所謂蠻貊之邦行者信其然歟

壬子年三十七歲四月得陞山東諸城知縣報五月十一日得憑離狄道七月十二日到諸城任諸城瀕海俗甚强悍予治事不數日民皆守法吏不敢奸八月初一日南京戶部雲南司主事之陞報至矣其興學校開荒田緝武備

立保甲繕城池均田糧平徭役數事平日之欲爲而不得者方欲少效一二無何九月十七日憑至而止十月初六日離諸城二十日到南京二十二日到任卽有北刑部湖廣司員外之報十一月初四日憑至初八日離京十六日抵淮安又有調兵部武選司之報先是得刑部報卽圖歸家以敕命事焚黃祭先父母期告病不出及得兵部報則翻然思曰一歲四遷其官朝廷之恩厚矣尚何以有身爲哉遂思所以報國之道舟中秉燭靜坐至四鼓妻問其故予曰荷國厚恩思欲捨身圖報無下手得力處妻曰奸臣嚴閣老在位豈容直言報國邪當此之時只不做官可也予聞其言乃知所以報國之本又思起南都日食之變遂欲因元旦日食奏劾大學士嚴嵩臺成恐過家則人事纏繞或不能元旦抵京乃由別路於十二月十六日到京十

八日到任

癸丑年三十八歲元旦膳真本初二日齋至端門方欲進
間拿內靈臺官知本意不合卽趨出日快快不擇至十四
日乃齋戒沐浴三日至十八日本上二十日拿送鎮撫司
打問先拶到手拶木繩俱斷予曰鬼神在上尚用刑哉乃
先敲一百敲問所以主使之人予曰當此時之臣奸邪大
半皆嵩心腹此事固不可與之議且盡忠在己豈必待人
主使如有人敢主使則彼當自爲之矣又何必使人爲哉
乃夾一夾將脛骨又夾出問所以引用二王之故予曰奸
臣之誤國雖能欺皇上必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幼且未
冊封奸賊必不提防避忌譬如人家家人作弊家長雖不
知而家長之子未必不知也滿朝皆嵩之奸黨孰敢言彼
之過皇上常不與二王相見此奸賊所以敢放肆無忌然

止能瞞皇上一人二王固知之真矣至親莫若父子皇上
若問二王必肯言彼之過也問官云若此豈敢回本乃又
敲五十二敲夾一夾棍其問答之辭甚多予始終不屈乃
重打四十棍釘肘鐐送監至二十二日晚奉旨錦衣衛打
一百棍四棍一換送刑部從重議罪乃比依詐傳親王令
旨律絞監候方予未上本之前司中日相與議論者汪子
少泉名宗伊湖廣人周子松厓名冕四川人王子繼津名遜霸州人少泉則
與謀議冒功一節乃其所見松厓則與知而不見其稟繼
津則知其欲爲而不知爲何事上本後入部交身牌辭僚
友眾方知予有此舉各疾讐遠避而一二知己雖有眷戀
之情尚多畏縮之狀獨繼津則肝膽相許若親兄弟然予
觀其義氣激發情愛懇至遂託云予二子一女一子已聘
有妻一子尚未聘一女尚未許人長而娶嫁皆兄之事也

繼津遂面許云此盡狂弟而一小女正與三合郎年歲相
當遂許焉自予入獄鎮撫司刑部之保護皆繼津也其受
打之先王子西巖名之諸湖廣人送蚌蛇膽一塊托校尉苗生者
齋酒一壺云可以服蚌蛇膽予曰椒山自有膽何必蚌蛇
哉止飲酒一杯彼又云莫怕予日豈有怕打楊椒山者遂
談笑赴堂受打未打之先心已有定主打之時乃兩目觀
心舌拄上齧牙齒緊對意不噉亂口不呻吟蓋一呼叫則
氣亂氣亂則血入心必死方打四五棍時心受疼不過若
忙亂者遂一覺照自思此心亂矣於是提起念頭視己身
若外物者打至五六十忽覺若有人以衣覆之者遂不覺
甚痛謂之神助或其然歟打畢校尉即推入包袱擡出至
門外家人以門扇擡之至法司門口巡風官乃同年江西
李天榮乃革去門扇藥餌諸物一皆阻住予兩腿腫鹿麋相

摩若一不能前後腫硬若木不能屈伸止手扶兩人用力
努掙足不履地而行入獄提牢則奸黨浙江劉楨也舊規
官繫獄則有官監櫃乃下予於民監自入監後棒瘡既上
衝又爲強走所勞動方依牆而立忽兩巨響一聲不能聽
事兩目黑暗不能見物予心自覺曰此乃死矣遂昏不省
人事身不覺倒地若睡熟然至三更始甦噫忽然而死忽
然而甦如睡又醒則人之生死亦甚易事也兩腿腫脹衝
心不能忍無藥可用又無刀針可刺正無計聞司獄陝西
涇陽劉時守送茶一鍾予飲之心稍定因茶思起人以瓦
尖打寒事遂將鍾打破取瓦之尖銳者將竹筍破開夾瓦
尖在內用線拴緊以尖放瘡上用鼓捶打筍入肉五六分
爲此者獄吏山東黃縣孫儒犯人浮梁何成也遂血出兩
腿打有五六十孔流血初噴丈餘後則順腿流於地一時

約十數盃自出血後心稍清矣予恐睡倒則血必奔心自打後出衛入刑部三日夜挺身端坐頭不至地以故不能傷生云藥領既不可得予潛使人在監買黃蠟香油自熬膏藥貼之至二十六日則右腿已潰將皮割去內肉流於地如稀糊止顯一坑長五寸闊三寸深一寸五分手摩至骨時有京師秀才侯冕送藥敷之又內侍趙用送藥服之劉檟禁繫甚嚴內外不通外面傳已死四日矣家人甚忙亂二十七日張宏齋差人入視知予不死家人尚不信予乃托獄吏盧世經稍出牛骨簪一根爲信又左手寫出帖去家人始知予不死方救下刑部擬罪時山東司郎中同年史觀吾名朝賓福建人欲從輕議而尚書何鼇嵩之門生侍郎王學益世蕃兒女親家聽嵩主使遂擬此罪命下史欲有言學益怒目視之無何史降官矣刑帖到司獄司卽下老

監日夜籠梏與眾囚爲伍死屍在側備極苦楚二月初七人右腿已長肉左腿皮未割去遂潰腫如小甕毒氣上攻口舌生瘡不能飲食勢已危矣夜夢三金衣人領一青衣童子小盒內捧藥一丸以湯灌入覺則口舌不痛可喫飲食又想起以磁瓦尖打之連數十下不見膿血予曰此瘡潰已深非瓦尖所能到也遂以小刀先用針線將腿皮穿透提起將刀刺入約一寸深周圍割一孔如錢大膿血流

出方予割肉時獄卒持燈手戰至將墜地日關公割肉療毒猶藉於人不似老爺自割者當時約四五盃其內毒始脫矣日以布數十片拭膿毒布約二尺每日輪用可溼兩次膿可流二三盃自初瘡至愈膿豈止六七十盃而已哉十六日左腿垂筋二條如簪麤一頭已斷一頭尚在腿上予亦割之二十八日提牢官邱洲峯名秉文福建人乃獨仗公義

遷予於監東獄卒小房李脫籠櫃九月朝審予帶長板鈕
錄出門觀者如堵爭欲一見顏色至擁塞不能行入朝坐
西廊下內臣圍予觀者以千數有餽飲食者有送錢銀者
予俱卻不受內臣益鼓舞稱贊而罵嚴嵩老賊者以萬數
審時爲首執筆者則吏部左侍郎王用賓也眾判以此律
情眞奏請題奉欽依著照舊監候處決

甲寅年三十九歲夏獄疫大作日與病者爲伍四月二十
六日遂染瘟疾時刑部醫官劉廷瑞江西人進予發汗藥
二服下藥二服予病中欠主張俱依彼服遂昏不省人事
提牢官又江西奸黨曹天祐此官乃人家奴僕讀書中進
士後方出姓又斷絕醫藥如初獄然人皆以予必死幸五
月提牢官乃浙江應養虛諱明德海甯人乃親檢湯藥視飲食十
四日方出汗噫若使命不在死之久矣是月二十六日養

虛乃說堂官出予老監遷於外庫居處則甚便方養虛遷
予時庸軟輩皆惕以重禍彼乃毅然爲之其人品可知矣

九月朝審福建李默爲首仍判以情眞題奉欽依又如前

監候是冬巡撫艾居麓名希涓陝西米脂縣人管馬御史徐紳南直隸建

德縣人知府趙忻陝西盤共處置銀二百餘兩爲予買地三

頃從此則家業漸立矣

乙卯年四十歲夏四月乃進定禮用媒約與繼津結親九
月朝審復議情眞奏請或云張經任南直隸總督因倭寇
失事皇上先已告廟打科官必欲殺之經用厚賄買免嵩
及諸奸黨費銀二萬欲爲彼出脫者判與予同奏本請意
以予乃皇上所繫念之人或得混免伊死或云嵩知經爲
皇上所必殺欲因以及予也奏上皇上一見經名旨意遂
云依律處決予知之付命而已平昔予同志輩若王繼津

徐望湖王鳳洲楊朋石楊毅齋龔全山孫聯泉應養虛李鶴峯諸公爲予奔走救解鳳洲爲余畫策以司業王材者渠門生也勸渠相救王果慨然往賊嵩初亦迫公論欲上疏見救猶豫不果方卜於神適賊心腹大理少卿胡植太僕少卿鄢懋卿在旁曰此何用卜繼盛負海內重望徐階得意門生階一日當國繼盛出而佐之我輩無遺類矣所謂養虎自遺患也賊子世蕃率諸孫復跪而泣曰爺如救楊某則舉家皆爲繼盛魚肉矣賊卽變色乃詭言卜不吉王材爭之曰繼盛之死不足惜也關係國家甚大老先生還當爲天下後世慮然竟不可回報至予予付之一笑夫子死豈係嵩微論植懋卿輩天不過欲不朽此輩惡名目特將半生逐年行事直書付男應尾應箕收藏以爲後日墓誌之用凡此皆據樞牀書也

遺囑

愚夫諭賢妻張貞古人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蓋當死而死則死比泰山尤重不當死而死則死無益於事比鴻毛尤輕死生之際不可不揆之於道也我一時聞死在爾前頭你是一箇激烈麤暴的性子只怕你不曉得死比鴻毛尤輕的道理我心甚憂故將這話勸你婦人家有夫死同死者蓋以夫主無兒女可守活著無用故隨夫亦死這纔謂之當死而死死有重於泰山纔謂之貞節若夫主雖死尚有幼女孤兒無人收養則婦人一身乃夫主宗祀命脈一生事業所係如此若死則棄夫主之宗祀隳夫主之事業負夫主之重托貽夫主身後無窮之慮則死不但輕於鴻毛且爲眾人所唾罵便是不知道理的婦人我打一百四十棍不死是天保佑我那時不死於今豈有死

的道理萬一要死也是重於泰山了所惜者只是兩箇兒子尚幼讀書俱有進益將來都成的只怕悞了他一箇女兒尚未出嫁無人教導看管怕惹人嗤笑我就死了畱的你在教導我的兒女成人長大各自成家立計就合我活著的一般我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也歡喜也知感你如今咱一家兒無有我也罷了無有你一時成不的使人亡家破稱了人家的願意人家的笑你是一箇最聰明知道理的何須我說千萬只是要你戒激烈的性子以我的兒女爲重方可二貞妾名年幼又無兒女我死後就著他嫁人衣服首飾都打發他我在監三年他發心喫齋誦經是他報我的恩了不可著他在家守寡咱哥雖無顧照也無別意不過只是要便宜心腸凡事讓他些與他便宜他就歡喜了不可與他爭競二姐四姐要你常看顧他五姐六姐也

要親近他應民自幼養活他一場也須分與他些地土其餘家事諒你能善處我又說在後面故不須多言

父椒山諭應尾應箕兩兒人須要立志初時立志爲君子後來多有變爲小人的若初時不先立下一箇定志則中無定向便無所不爲便爲天下之小人眾人皆賤惡你你發憤立志要做箇君子則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你故我要你第一先立起志氣來此一段立志定基之道心爲人一

身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心裏若是存天理存公道則行出來便都是好事便是君子這邊的人心裏若存的是人欲是私意雖欲行好事也有始無終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你如根衰則樹枯蒂壞則果落故我要你休把心壞了此一段存心端本之道心以思爲職或獨坐時或夜深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日這是好念是惡念

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
方行一事則思之以爲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合天
理便行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不可爲分毫違心害
理之事則上天必保護你鬼神必加佑你否則天地鬼神
必不容你你讀書若中學中進士思我之苦不做官也是
若是做官必須正直忠厚赤心隨分報國固不可效我之
狂愚亦不可因我爲忠受禍遂改心易行懈了爲善之志
惹人父賢子不肖之誚此一段慎思篤行之道我若不枉你母是箇
最正直不偏心的人你兩箇要孝順他凡事依他不可說
你母向那箇兒子不向那箇兒子向那箇媳婦不向那箇
媳婦要著他生一些兒氣便是不孝不但天誅你我在九
泉之下也擺佈你此一段盡孝事親之道你兩箇是一母同胞的兄
弟當和好到老不可各積私財致起爭端不可因言語差

錯小事差池更面紅面赤應箕性暴些應尾自幼曉得他
性兒的看我面皮若有些衝撞擔待他罷應箕敬你哥哥
要十分小心合敬我一般的敬纔是若你哥計較你些兒
你便自家跪拜與他陪禮他若十分惱不解你便央及你
哥相好的朋友勸他不可他惱了你不讓他你大伯這
樣的擺佈我我還敬他是你眼見的你待你哥要學我纔
好此一段友愛兄弟之道應尾媳婦是儒家女應箕媳婦是宦家女
此最難處應尾要教導你媳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
是官宦人家女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你媳
婦敬嫂嫂如親姐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你嫂嫂見
了口雖不言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四季
衣服每遇出入妯娌兩箇是一樣的兄弟兩箇也是一樣
的每喫飯你兩箇同你母一處喫兩箇媳婦一處喫不可

各人合各人媳婦自己房裏喫久則就生惡了此一段和陸妯娌之道你兩箇不拘有天來大惱要私下請眾親戚講和切記不可告之於官若是一人先告後告者把這手卷呈之於官先告者卽是不孝官府必重治他及你兩箇好歹與我長些志氣再預告問官老先生若見此卷幸諒我苦情教我二子再三勸誘使爭而復和則我九泉之下必有啣結之報此一段戒除爭訟之道你堂兄燕雄燕豪燕傑燕賢都是知好歹的人雖在我身上冷淡卻不干他事俗語云好時是他人惡時是家人你兩箇要敬他讓他祖產分有未均處他若是愛便宜也讓他罷切記休要爭競自有有人話短長也此一段敬讓同堂之道你兩箇年幼恐油滑人見了便要哄誘你或請你喫飯或誘你賭博或以心愛之物送你或以美色誘你一入他圈套便喫他虧不惟蕩盡家業且弄你成

不的人若是有這樣人哄你便想我的話來識破他舍你好是不好的意思便遠了他揀著老成忠厚肯讀書肯學好的人你就與他肝膽相交語言必信逐日與他相處你自然成箇好人不入下流也此一段擇友慎交之道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的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箇好人則思量我將來必要合他一般見一箇不好的人則思量我將來切休要學他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大行事自然不會苟且便爲天下第一等人矣此一段讀書學好之道習舉業只是要多記多作四書本經記文一千篇讀論一百篇策一百問表五十道判語八十字條有餘功則讀五經白文好古文讀一百篇每日作文一篇每月作論三篇策二問切記不可一日無師傅無師傅則無嚴憚無稽考雖十分用功終是疏散以自在故也又

必須擇好師如一師不愜意卽辭了另尋不可因循遷延致誤學業又必擇好朋友日日會講切磋則舉業不患其不成矣此一段勤業親師之道居家之要第一要內外界限嚴謹女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出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入中門外面婦人雖至親不可使其常來行走恐說談是非致一家不和又防其爲姦盜之媒也只照依我行使是院牆要極高上面必以棘針綠的周密少有缺壞務要追究來厯如夏間霖雨院牆倒塌必卽時修起如雨天不便亦卽時加上寨籬不可遷延日月庶止姦盜之原酒肉麪果油鹽醬菜必總收一庫房五穀糧食必總收一倉房當家之人掌其鎖鑰家人不得偷盜衣服要樸素房屋休高大飲食使用要儉約休要見人家穿好衣服便要做住好房屋便要蓋用好器皿便要買此致窮之道也若用度少有不

足便算計可費多少卽賣田產補完切記不可揭債若揭債則日日行利累的債深窮的便快戒之此一段居家防微之道田

地四頃有餘穀你兩箇種了不可貪心見好田土又買蓋

地多則門必高糧差必多恐至負累受縣官之氣也此一段耕

田守分之道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

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

勿占牀席甯讓人勿使人讓我甯容人勿使人容我甯喫

人虧勿使人喫我虧甯受人氣勿使人受我氣人有恩於

我則終身不忘人有怨於我則卽時丟過見人之善則對

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人有向你說某

人感你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

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諷你則云他與我平

日最相好豈有惱我諷我之理則惱我諷我者聞之其怨

卽解人之勝似你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之不如
你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
行之邦家可無怨矣此一段處世待人之道我一母同胞見在者四
人你大伯二姑四姑及我大伯有四箇好子且家道富貴
不必你憂你二姑四姑俱貧窮要你時常看顧他你敬他
合敬我一般至於你五姑六姑亦不可視之如路人也戶
族中人有饑寒者不能葬者不能嫁娶者要你量力周濟
不可忘一本之念漠然不關於心此一段篤親周急之道我家係詩
禮士夫之家冠婚喪祭必照家禮行你若不知當問之於
人不可隨俗苟且庶子孫有所觀法此一段守禮垂法之道你姐是
你同胞的人他日後若富貴便罷若是窮你兩箇要老實
供給照顧他你娘要與他東西你兩箇休要違阻若是有
些違阻不但失兄弟之情且使你娘生氣又爲不友又爲

不孝記之記之

此一段待姊體親之道

楊應民是我自幼撫養他成

人你日後與他邨裏莊窠一所墳左近地與他五十畝他
若公道便與他若有分毫私心私積錢財房子地土都休
要與他麩鉞他若守分到日後亦與他地二十畝邨宅一
小所若是生事心裏要回去你就合你兩箇丈人商議告
著他原是四兩銀子買的他放債一年銀一兩得利六錢
按著年問他要不可饒他恐怕小廝門照樣兒行你就難
管福壽兒甲首兒楊愛兒都是監中伏侍我的人日後都
與他地二十畝房一小所以上各人地都與他墳左近的
著他看守墳墓許他種不許他賣此一段恩威御下之道覆奏本已
上恐本下急倉卒之間燈下寫此殊欠倫序然居家做人
之道盡在是矣拏去你媳看後做一箇布袋裝盛放在我
靈前桌上每月初一十五合家大小靈前拜祭了把這手

卷從頭至尾念一遍合家聽著雖有緊事也休廢了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椒山手書於福堂付應尾
應箕兩兒藏好

楊忠愍公集卷四終

順德龍鳳鏤校琴

楊忠愍公集卷五

附錄

張宜人請代夫死疏

刑部見監臣楊繼盛妻張氏謹奏為籲天乞恩願代夫死
事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諫阻
馬市預伐仇鸞逆謀因言不及時又本內脫字聖恩僅從
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湔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
之後啣恩感泣思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
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狃書生之習一時昏昧遂發
狂言復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誅俾從吏議臣夫
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剝去臀肉兩片斷落腿筋
二條膿血流約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露汚日夜籠梏
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臣紡績織履供給餽食

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死而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題奉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瞑目泉下然臣仰惟皇上方頤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逮覆盆儻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未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卽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爲疆場效命之鬼以報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復啣結無旣矣臣無任激切祈懇惶悚待命之至

奏入爲嵩所抑不得達

張宜人祭夫文

維皇明嘉靖三十四年歲次乙酉冬十一月朔越九日未亡妻張氏謹採首陽之薇挽汨羅之水致祭於夫君奉直

大夫椒山楊公之靈日於維我夫兩間正氣萬古豪傑忠
心慷慨壯懷激烈奸回斂手鬼神號泣一言犯威五刑殉
節關腦比心嚴頭嵇血朱檻段笏張齒顏舌夫君不死含
笑永訣渺渺忠魂常依北闕嗚呼哀哉尚饗

贈詩

吳國倫

食祿分憂士憐君獨處難囊頭追孟博斷舌繼常山雪映
心猶赤風吹骨愈香傷心千古恨揮淚灑斜陽

次前韻

王 遴

仗節多臣子從容就死難忠懷吞瀚海義氣壓衡山魂斷
關河渺名存草木香丈夫無別淚含笑赴雲陽

節錄劾嵩時軼事紀略

公請誅賊嵩疏中有二王皆知其奸語嵩謂二王深宮何
由知我奸楊庶寮何由知二王之知我奸必有交關其間

者屬錦衣帥炳根究欲藉以興大獄而徐華亭者公座主也戒炳曰你卽不慎一及皇子如宗社何又爲危語動嵩日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必不忍以二子謝公所罪左右也公奈何顯結宮邸怨邪事得寢

公當元旦上疏時會日食陰雨不見巡按御史趙錦亦上疏請罷嵩以應天變上方以供奉青詞悅嵩乃逮錦於錦衣獄久之削籍爲民蓋是日因天變劾嵩不獨公已也公劾賊嵩疏中有歐陽必進竄嚴效忠名冒功濫擢事必進上疏辨請下兵部查覈世蕃乃自爲題草遣人遺武選司郎中周冕欲冕依草上覆冕曰是可忍乎乃以直情奏覆略曰臣職司武職敢以冒濫軍功一事爲陛下陳之按二十七年十月據通政司狀送嚴效忠年十有六考武舉不第志欲報效本部資送兩廣聽用次年據兩廣總兵平

江伯陳圭及御史歐陽必進題瓊州黎寇平遣效忠奏捷卽援故事授錦衣衛鎮撫無何效忠病廢嚴鵠以親弟應襲又言效忠前斬賊首七級例宜加陞遂授千戶問效忠爲誰曰嵩之厮役也鵠爲誰曰世蕃之子也不意嵩表率百僚而壞朝亂紀一至於此今蒙明旨下本部查覈世蕃猶私創覆草架虛遣臣欲臣依草覆奏天地鬼神照臨在上其草現存伏望聖明特賜究正使內外臣工知有不可犯之法疏入帝以冕爲挾私逮繫詔獄削籍可見公之劾嵩皆據實情上奏抑見人之惡嵩皆有公論可憑也公當送刑部擬罪時尚書何鼂受嵩意欲坐以詐傳親王令旨郎中史朝賓曰疏中但云二王亦知嵩惡原無親王令旨三尺法豈可誣也嵩怒降朝賓爲高郵判官侍郎王學益助成其說遂坐公絞繫獄

公當既杖從法司門鳴夷裹來血涔涔下也諸熟公者揜鼻自引匿去獄吏一二緣嵩指謾罵日嘻而不治職方氏卽爲迺公治鬼室公所止獄舍卑甚又久雨蛙黽分枕席而臥久之應生乃當視獄從血肉中辨公別築室醫藥旬間相繼始公以杖瘡甚左腳短三寸叩叩距虛已得神採更改室燥遂愈侍郎王學益與世蕃姻親聞之恚謂何用我爲且纍之詈元宰若詈敵柰何卽不遽令苦地下亦令苦地上而更相席哉風尚書求其主尚書知爲應生也難之人或謂生且遜謝亡有應生喟然日夫夫也豈其以余非人者益日夕候公自如移年期滿當報應生走尚書所絮語謂公力爭之可得也母令天下有以詈廷尉紊法日數反尚書熟計主上自管三尺一旦爭不勝而且謂我速死耶謝應生第待之生退欲自具草採亦竟念其事乃已

而大臣畏搖眾者詭云吾不敢以身益主上過母恐然輩語上矣公且死囑家人藏血三年而碧者卽地下必有以報應生

公有與少司寇吉陽何公四札當公下獄時鳳洲先生以橐籥獲侍公從容談笑謂鳳洲畱銓有三君子鄭公曉吾所師楊公豫孫吾所友何公遷吾師友之間吾卽死以累足下不者三君子可不朽也而楊公用中丞卒鄭公用大司寇卒於里蓋十二週而公得贈秩易名專祠錄後而何公亦老且死矣不朽之託唯鳳洲與華亭先生終之人固不可無年哉

公每當出朝審諸內臣士庶夾道擁視共指日此天下義士也又指其三木竊歎日柰何不以此囊嵩頭而囊楊公邪

公將臨難時司業王材爲公請於嵩曰人言藉藉謂繼盛且不免公不憂萬世耶嵩曰行且卜之王司業曰卜之人乎卜之鬼乎夫人則奚卜也嵩復令其子世蕃謀之胡植鄢懋卿懋卿曰此養虎自遺患也植亦言不可嵩意遂決乃以張經李天寵疏覆奏附公名於尾上覽之謂江南釀寇遺患遂下旨行刑是歲論大辟當刑者凡百餘人詔決九人而公與焉蓋殺諫臣自此始由是天下益惡嵩父子矣

公既下獄賊嵩屢設計謀必欲置之於死會張經總督江南軍務討倭趙文華屢趨經進兵經恐洩師期不以告文華怒劾經養寇失機疏方上經大破倭於王江涇自有倭患來此爲戰功第一文華乃攘其功謂已與巡按胡宗憲督師所致遂逮經及其巡撫李天寵等下獄經疏言臣任

總督半載俘斬五千乞賜原宥不納嵩知帝必殺經乃以公名附經疏尾覆奏遂同日斬於西市天下其冤之

公之死也總督侍郎王忬常銜痛焉其子世貞素從公遊又爲之經紀其喪弔以詩嵩因此深憾忬世蕃嘗求古畫於忬忬有臨幅類真者以獻世蕃知之益怒會灤河之警鄢懋卿乃以嵩意爲草授御史方輅令劾忬嵩卽擬旨逮繫爰書具刑部尚書鄭曉擬謫戍奏上竟以邊吏陷城律棄市噫忬之痛公原出至性而嵩之殘害忠良豈徒及於公哉

案公軼事與諸名臣先後劾嵩事實最夥難以悉詳茲特錄其著於史書與本集各傳內有關會者亦聊以備見聞而已

附錄賊嵩父子削籍伏誅案

權臣傳
賊嵩父子殘害忠良古今共憤凡讀忠愍公傳者皆口誅筆伐唾罵遙加必欲得其死狀而後快心今特將削籍伏誅事略附錄於此以備天下後世之公論焉

明世宗肅皇帝自嘉靖二十一年宮婢之變卽徙居西苑萬壽宮大臣希得進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志徧引私人居要地帝亦寢厭之而漸親徐階會階所厚吳時來張紳董傳策各疏論嵩帝雖緘言者然心不能無動初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又陰結內侍纖悉馳報報必重賚故每事必先有以待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居喪不得入直惟所代票擬嵩每遣人持問世蕃值其方縱淫樂不以時答嵩自爲之往往失指所進青詞又多假他人手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會嘉靖四十年西苑萬壽宮災嵩請徙南城離宮南城者英宗爲大上皇時幽錮所也

帝不悅而階營新宮甚稱旨帝眷益移未幾入方士藍道行言欲逐嵩御史鄒應龍避雨內侍家偵知之遂上疏劾世蕃數其通賄賂行諸不法狀因及嵩植黨蔽賢溺愛惡子且日如臣言不實願斬臣首懸之藁竿以謝世蕃父子帝覽疏心動遂罷嵩逐之歸下世蕃於獄擢應龍通政司參議鄒懋卿等因行金藍道行令其委罪徐階道行大言曰除貪官自是皇上本意糾貪罪自是御史本職何與徐閣老事懋卿等懼乃囑法司量坐世蕃贓銀八百兩擬罪上請於是戍世蕃於雷州衛子嚴鵠嚴鴻及其爪牙羅龍文牛信等分戍邊遠衛家人嚴年錮獄追贓鄒懋卿亦尋黜謫有差世蕃未達雷州至南雄而返龍文亦逃伍潛住歙縣藏匿亡命刺客一日被酒大言曰要當取應龍與徐

閣老頭以雪此恨階間之厚爲備嵩久之亦間驚曰兒誤
我多矣幸聖恩善歸汝雖行戍猶在枕席上久可望赦若
作此舉只如武元衡故事橫屍都門上方眷階厚陞應龍
官一震全族沉矣初階之入政府也肩隨嵩者且十年世
蕃又多行無禮階俱曲忍方應龍上疏罷嵩時階復往謁
慰藉甚嵩喜頓首謝世蕃亦盡出妻子相託階歸其子密
啟曰大人受侮已極此其時矣階僞罵曰吾非嚴氏不至
此負心難爲人將不食吾餘嵩遣所親探之語如前蓋階
亦知上猶戀嵩未能卽割也嵩卽歸階書問不絕久之世
蕃亦忘舊事謂徐老不我毒也乃鳩工大治館舍勢欲益
橫陰賊彌甚先是巡撫御史林潤旣劾罷鄔懋卿等知仇
在必報會袁州推官郭諫臣以公事過嵩里嵩方鳩工治
第其僕爲督諫臣至箕踞不起役人復戲以瓦礫擲之諫

臣亦不禁乃將嵩事具揭於潤潤乃上疏言臣巡視上江
備訪江洋盜賊多人逃軍羅龍文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
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推嚴世蕃爲主事之世蕃自罪謫
之後愈肆克頑日夜與龍文毀謗朝政搖動人心近者假
治第聚眾至四千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
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卽付潤逮捕至京潤下
郭諫臣捕世蕃徽州府推官栗祁捕龍文自駐九江勒兵
以待均捕得之解京繫獄潤因論袁州府詳吳嚴氏諸暴
橫狀復上疏略曰世蕃罪惡積非一日任彭孔爲主謀羅
龍文爲羽翼惡子嚴鵠嚴鴻爲爪牙占會城廩倉吞宗藩
府第奪平民房而又改釐祝之宮以爲家祠鑿穿城之池
以象西海直欄橫檻峻宇雕牆巍然朝堂之規模也袁城
之中列爲五府南府居鵠西府居鴻東府居紹慶中府居

紹庠而嵩與世蕃則居相府招四方之亡命爲護衛之壯丁森然分封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世蕃已踰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僕嚴年謀客彭孔家資亦稱億萬民竊盜起職此之由而曰朝廷無如我富粉黛之女列屋駢居衣皆龍鳳之文飾盡珠玉之寶張象牀圍金幄朝歌夜絃宣淫無度而曰朝廷無如我樂甚者畜養廝徒招納叛卒旦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解郭甯三劉相誼洪斗段回等數十百人明稱官舍出沒江廣劫掠士民其家人壽二銀一等陰養刺客昏夜殺人誘人子女奪人金錢半歲之間事發者二十有七而且包藏禍心陰結典橫在朝則爲甯賢居鄉則爲宸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羣奸之惡雖赤其族猶有餘辜嚴嵩不顧子未赴伍朦朧請移近衛旣奉明旨居然藏匿以國法爲不足遵以公議爲不足

恤世蕃稔惡有司受詞數千盡送交嵩嵩閱其詞而處分之尚可諉於不知乎旣知之又縱之又曲庇之此臣謂嵩不能無罪也疏入帝怒詔下法司訊狀世蕃猶抵掌曰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乃聚其黨竊議自謂賄字自不可掩然非上所深惡惟聚眾通倭之說得諷言官使削去而故填楊沈下獄爲詞則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脫也謀既定乃令其黨揚言之刑部尚書黃光昇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寺卿張守直亦以爲然依其言具稟詣徐階所議之階固已豫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家斷案良佳延入內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贖曰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楊沈正欲抵死階徐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下公怒然楊以計中上所諱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皇上英明

豈肯自引爲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於上必震怒
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眾愕然請更議
階日稍遲事且洩從中敗事者必多事且變今當以原疏
爲主而闡發聚眾本謀以試上意然須大司寇執筆謝不
敢當羣以讓階階出一幅於袖中日擬議久矣諸公以爲
何如眾皆唯唯階日前囑攜印及寫本吏同至甯忘之乎
皆日已至卽呼入扃戶令疾書用印封識而世蕃不知也
竊自喜計行謂龍文日諸人欲以爾我償楊沈命奈何龍
文不應執其手自語日且鬯飲不十日釋縲綹善歸上因
此念吾父別有恩命未可知雖然先取徐階首當無今日
吾父養惡故至此今且歸矣用前計未晚誰謂阿儂智者
龍文喜問故日第俟之已而階改疏上但言其通賄僭侈
狀且日逆賊汪直徽州人與羅龍文姻舊遂投金十萬於

世蕃擬爲授官兇藩典樞陰冀非常世蕃納其賄爲護持
向非聖神威斷或徒或誅則貽憂宗社矣世蕃罪擢髮難
數陛下曲赦其死謫戍邊衛不思引咎輒自逃歸羅龍文
招集汪直餘黨謀與世蕃外投日本世蕃班頭牛信者徑
自山海棄伍北走擬誘北寇相爲響應臣按世蕃所坐死
罪非一而觖望排上尤爲不道罪死不赦上覽疏日此逆
情非常爾等第述潤疏一過何以示天下其會都察院大
理寺錦衣衛鞫訊具實以聞命下階袖之出長安門法司
官俱集階略問數語速至私第具疏以聞世蕃雖善探亦
不得知也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逆具
有顯證請亟正典刑以洩神人之憤上從之命斬世蕃龍
文於市二人間相抱哭家人請寫遺書謝其父不能成一
字都人間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旣而籍嵩

楊忠愍公集卷五
家得銀二百五萬五千餘兩其珍異充斥踰於天府嵩無
所歸踽踽涼涼依人爲計後寄食墓舍歷受苦磨以惡疾
死噫嵩以昔闢庸材黷貨嗜利賴其子世蕃巧詐陰賊迎
合上意遂以朋奸比黨盜竊寵靈凡二十餘載朝中正大
之士幾爲之殘害一空及至罪惡貫盈事機敗露不特黨
類殲除且至梟首籍家靡有死所爲萬世唾罵而忠愍公
諸人以鋤奸盡義旋受褒揚廟食萬世忠義之氣至今猶
生可見上天福善禍淫之道自有昭昭不爽者豈可以一
時成敗而論英雄哉

楊忠愍公集卷五終

順德龍鳳鏤校棊

